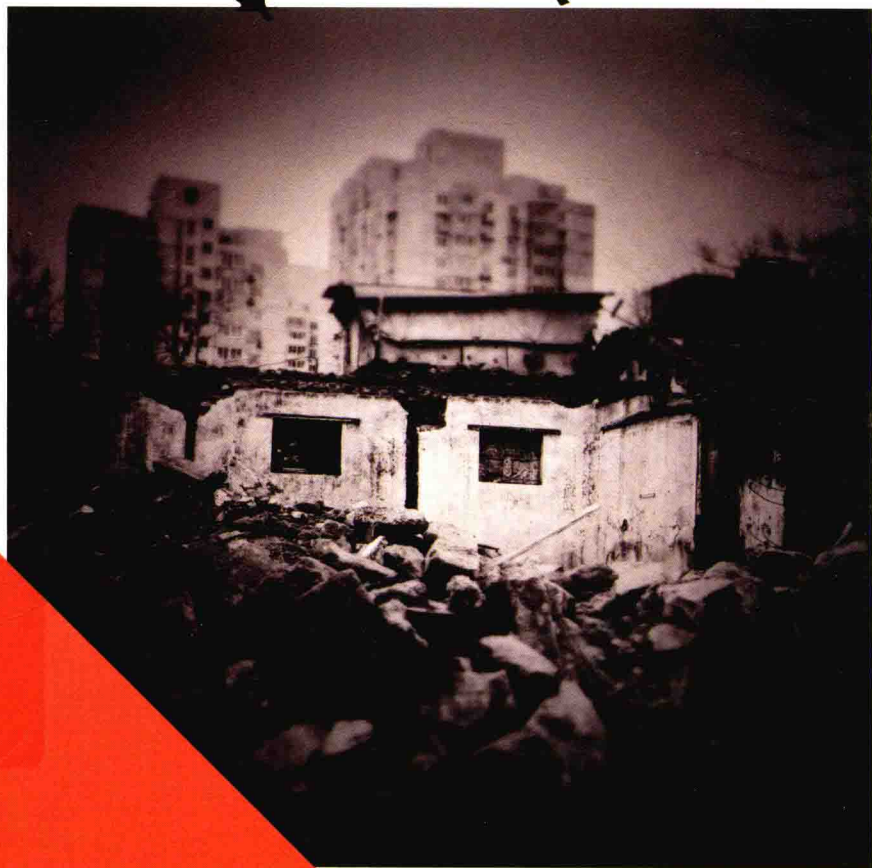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：城与年

宁肯 / 著

陈惜惜 / 摄影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北京： 城与年

宁肯 / 著

陈惜惜 / 摄影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：城与年 / 宁肯著；陈惜惜摄影。—北京：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7.7
ISBN 978-7-5302-1668-2

I. ①北… II. ①宁… ②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1008号

北京：城与年

BEIJING: CHENGYUNIAN

宁肯著 陈惜惜摄影

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邮编 100120
网址 www.bph.com.cn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
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张 9
字数 248千字
书号 ISBN 978-7-5302-1668-2
定价 39.00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- 序言：我与北京 / 001
- 记忆之鸟 / 007
- 城墙 / 014
- 火车 / 016
- 化石 / 022
- 父亲，母亲 / 025
- 猫 / 030
- 屋顶上的梦 / 037
- 哨音 / 043
- 探照灯 / 049
- 1969年的冰雹 / 057
- 自行车 / 063
- 卫星，温都尔汗 / 068
- 防空洞 / 074
- 穿过七十年代的城 / 082
- 裂口子 / 108
- 曹全碑 / 113

毛主席去安源 / 121

尼克松 / 125

照相馆 / 129

胡同 / 133

琉璃厂小学 / 137

忆苦思甜 / 142

小人书 / 147

阁楼 / 151

管桦或刘哲英 / 157

跳级 / 162

游行 / 166

填表 / 170

每周一次审判 / 176

红小兵 / 182

乒乓球 / 184

空间 / 190

春天 / 195

乡村 / 200
民间 / 207
动物凶猛 / 219
1976年冲击波 / 223
北京图书馆 / 233
美术馆 / 243
一次未谋面的造访 / 251
新华书店 / 255
红塔礼堂 / 259
后记：漂来的房子 / 268

序言：我与北京

城市意味着记忆、成长、开始、结束，或重新开始，总之城市是时间的容器（乡村就不是，乡村是时间本身）。1957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，经天津把我们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。小火轮上坐着我城里人的父亲，乡下的母亲，大哥，二哥，姐姐。哥姐分别是十二岁，十岁，六岁。我没在那条船上，我还没出生。两年后，1959年，我出生了，带着出生前的记忆与北京开始了某种关系。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很难说有一种确定的关系，唯有局部或者碎片或者某一个视角能相对地确定一下我们自己。

北京，那时从空中看就是一大片四合院，一望无际的灰色屋顶。屋顶空旷如波浪，上面通常是猫、鸽子的世界。通常猫看着鸽子飞，在角落或枯草中，一动不动。一般没什么办法，或者永远也没办法。但是看，永远看。偶尔，会有个小孩爬上屋顶，探头探脑，与猫、鸽子构成另一种空间关系。这更为罕见，你就是坐多少次飞机也未必能看见一次。那时飞机也少，看见的情况就更少。当然，现在飞机多了，但也基本上看不见北京了。

现在，无论何时一想起自己小时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顶上，对猫和鸽子视而不见，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做完，就总想回到屋顶看看那一片遥远的北京。现在，我已经比北京老，我充满回忆。以前，我很少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是在中学历史课上，历史老师有一次讲“北京人”，我惊讶自己的老家竟然在周口店，稍后才知道此“北京人”非彼“北京人”，或者说简直毫无关系。尽管如此，两者的重合还是烙印在心里。我甚至觉得失踪的“北京人”头盖骨故事对我也有种莫名的影响。我不想夸大这种影响，但所有特殊事物都有投射功能，有时仅仅一个词都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。另外，在北京这样的地方，经历的东西太多了，历史常常就在身边非常具体地展开，某种镜像、心理叠加对人的影响化为无形。夸大这种影响是形而上学，但完全无视也不符合实际。2010年我的西藏题材长篇小说《天·藏》问世，责任编辑王德领先生有一天对我说他在《天·藏》里读出了北京。我非常意外，两者毫无关系。我曾在西藏生活过几年，那是很年轻的二十郎当岁儿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想竭力忘掉北京的。但真的忘掉了吗？我没问王德领从《天·藏》里读出了什么，不必问，一问就形而上学了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东西是不能简单说出的，我与北京，或者北京与我，能简单说出吗？

我喜欢神秘、巨大而又敞开的事物，喜欢这类事物带给我的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。去西藏之前我二十四岁，那是我青春年华中最迷惘的一段时光，记得我曾一个人去故宫，在红墙下散步，在斑驳的地上徘徊，在荒草中停留。我并不喜欢故宫，但喜欢故宫构成的纯粹的空间。一切都和历史无关，我不走进故宫的任何大殿，不想知道任何历史掌故包括传说，



2013. 11. 29

北京国子监

真正的北京，是看不见的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北京，如拈花微笑，如梦幻泡影。这就好像老舍先生在《想北平》一文中写道的，“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一个我，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一个北平，这只有说不出而已。”

——陈惜惜

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和一种巨大的空间，和荒草、颓砖、天空……在台阶上，在门下，在黄昏的阴影中凝视远方。我蔑视历史，从不感觉在历史面前自己渺小，仅就抽象的空间而言，故宫这样的地方抽象未知的东西太多了，一如我那时青春的迷惘与神秘。后来，我的另一部书《沉默之门》中写到了故宫的外景与周边，写到那一年筒子河边的雪地上一个疯掉的诗人。这个诗人与一个有“九命而不死”的老人散步，两人相互搀扶，踱步。冬日的阳光在那年非常清冽、干净，好像是对血的一种自净行为。河岸空无一人，只有我的主人公挽着有“九命而不死”的老人走在风或雪后的阳光中。老馆长腰弯得厉害，但在深度的弯曲中却昂着头，目光直视，像一尊铜像。故宫筒子河畔始终没放置一些铜像，始终少了一些真正人文的东西。石狮子、铜狮子，固然是艺术，甚至也算人文，但究竟还是近似图腾，不如人。

我曾在南长街34号居住，这条街过了西华门是北长街，南北长街分布着中南海、故宫、中山公园、福佑寺，直至北海，街边有不少深灰色的深宅大院，一般只能看见里面的树和方形烟囱，却很少见到冒烟，好像空宅。同样也有不少普通居民小院，或三五户或七八户，街边有菜店、副食店、粮店、垃圾桶，包括修车铺。两所中学，北京六中、北京一六一中，如果算上长安街上的二十八中就是三所中学，它与北京六中事实上不过一墙之隔。另有南长街小学与北长街小学。这样密集的几所学校，一到下学，人流如潮，追跑打闹，大呼小叫，堪比赛事散场。不过尽管这么多人流，不一会儿这条街仍是北京最安静的街。夜晚，绿树红墙，华灯映照，仿佛久远的古代时光。我住的34号与中山公园仅一墙之隔，从后窗能看见筒



2013.03.09

北京三里屯地铁口

看着人们从地底深处黑暗的洞穴里，缓缓升起，屏住呼吸，直到浮上地面才舒了口气，在看到那第一缕阳光的瞬间，每个人都显得那么渺小又孤独。

——陈惜惜

子河、城墙、角楼。只是时光荏苒，这些年南长街面貌大变，街上的菜店、副食店、粮店、照相馆、修车铺，都失去踪影了。没有垃圾桶，空空荡荡，干干净净。没有下学的人流，学校都迁走了取消了，民间的院子所剩无几，大多都经过了深度改造，变成很新的灰色深宅，烟囱还是见方的，墙体簇新，完全没了时间含量。除了新就是新，新得不可思议，甚至恐怖。都拆了，换了新的，却几乎无人。

一切我都接受。经历得太多了。在北京还有什么没经历过的？因此一切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有人不喜欢北京的新潮建筑“鸟巢”“巨蛋”“大裤衩”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甚至莫如说喜欢。我说过我喜欢巨大的事物，喜欢超现实的东西，故宫在“巨大”这一点上在全世界也是超一流的、超想象的。北京的新潮建筑至少在“超想象”上继承了北京的传统，如果说以前的“巨大”有着严整性、确定性，如故宫、历史博物馆、人民大会堂，那么以“鸟巢”“巨蛋”“大裤衩”为代表的新兴建筑又增加了北京的不确定性、不可把握性、怪诞性，它们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，甚至是世界之外的。对，世界之外。我不知这些新的不确定性的巨大建筑再加上古老的确定性的建筑，对后世北京人有何种影响，反正北京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不可把握，越来越怪诞、立体却不透明。如果把北京比作一面历史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镜子，那么在这面镜子中，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。

我无法说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看不清，这不是我能选择的，但是有一点我知道：比起那些一眼能看清自己的地方，比如风景地的海边、山中、河畔，我还是接受这个看不清自己的北京。

北京给予了我太多无形的东西，如果这不是一种天赐，也是一种宿命。无论什么，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都照单全收，一切都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。我不仅仅是一个人，我比北京老，我为写作而来。当然，我早晚會住到海边的：一个人和大海和一面澄澈的镜子。那时在镜子里再看一个更加超现实的北京，而这个北京已经与我无关。

记忆之鸟

……实际上人并不总是向前走的……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往回走，会寻找自己的来路、起点，对起点的好奇超过对未来的好奇。为什么有考古学？因为人类有回望的冲动。个人也一样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我们来自哪里”这样一个命题不是一个由他者比如父母能回答的问题，也不是一个科学比如染色体的问题，而纯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。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并非始于诞生，而是始于记忆。如果时光可逆，我的记忆的尽头是什么？

接近尽头的是两只死鸟。应该是在我三岁或四岁的时候，现在如果拿着放大镜定睛细瞧，这两只鸟像化石一样清晰嵌在早期岩石的记忆中，等待被发掘、考古。两只死鸟的后面，也就是尽头，还有没有记忆？当然有，但是太渺茫了，太昏暗了。只是一些碎片，很难拼出完整的“陶器”，更多只有地质学意义。无疑早期记忆接近无明，就像岩石或个人的史前时期。事实上探访早期记忆也一如古生物学家在岩石中提取生命痕迹，如果可能，通过 DNA 复活生命。但似乎现在还没

做到，那么我能做到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为什么记忆的尽头是两只死鸟而不是别的？在类似催眠或记忆考古的方式中，在记忆的自然博物馆，进一步深度地问自己：为什么记的不是一只鸟而是两只？两只有什么不同？两只类似青铜时代？具有划时代意义？“一”不是真正的记忆？正如碎片不是陶器？

现在，两只死鸟，穿越五十年光阴，在我四岁的视窗上，如同在霜花玻璃上哈一口气——慢慢显现、复活、还原出青铜时代。两只棕色的麻雀从岩石中飞到我的床前。当然，不是自己飞来的，无疑是父母或别的什么叔叔送给我的。岩石到床，床的出现至关重要。床与我如此切近，足以呈现更多记忆：我看到我坐在很大的床上，两只棕色的鸟没放在一起，分别放在了两个纸盒里。我被告知一只属于我，另一只属于“别人”。

“别人”对于幼小的我是一个重要概念，之前我是没有别人这个概念的，正是两只鸟区分了我和别人，这对我是第一次。这点，对一个四岁孩子来说怎么强调其意义都不过分……是的，我在父母亲宿舍里，因没人照看被一条绳子拴着，不能走远，不能下地。

父母走前总会放点什么供孩子玩，那次是鸟，是两只而非一只。两只非常关键，因此才有“故事”，记忆。是两只小麻雀，刚长出一些翅膀，还不会飞，几乎一模一样。但慢慢地，却清楚地知道了哪一只只是“我的”。自然喜欢属于我的那只，也开始无视另一只。因为被绳拴着，我非常安静，

我长时间把属于我的那只鸟捧在小手心上，盯看，看黄色的小嘴，圆圆的眼睛，看完这边眼睛看那边。我的时间太漫长了，有了鸟时间过得很快。

因为被缚我养成了慢，一切都如此之慢，养成了盯视的习惯，看什么都会看得时间很长，眼睛有时几乎成了放大镜。这个性格很重要，这个性格可以看作“我”的某种“摇篮”。我看到了非常细微的东西，甚至不妨说梦幻的东西。如是一块石头或一个什么小玩意儿也就罢了，顶多被我攥出汗来，但如果是一只鸟非常不同……鸟是活物，有生命的东西，一如我自身的镜像，是最好的潜移默化，引发最重要的成长。

果然，黄口小麻雀的眼睛被我看得闭上了，不过又睁开了。但过了会儿又闭上了，接着半睁半闭，颤，闪……开始我还觉得好玩，但是“颤与闪”突然像某种无形的闪电划过我黑暗的意识，本能地不安……本能地觉得这鸟“不好了”，于是打开另一个盒子，里面鸟的眼睛圆圆的，一眨不眨，非常精神，而我手上的鸟蔫头耷脑。我没任何犹豫，就把“我的”鸟放入盒子，把“别人”的鸟拿出来，换了个个儿。

没人教我这样做。是一只快死的鸟让我产生了区分意识，换的意识，而“自我”就是这样诞生的吗？我以为是的。捧着“别人”的，当然现在变成自己的鸟，不安消失了，又高兴起来。重新将自己的鸟捧在手心盯视，抚摩，玩，这一段是记忆空白，推出来的，事实上紧接过来的记忆是第二只鸟再次眨眼，颤，闪……不是梦境……完全不是……这只刚换过的鸟像上一只鸟一样，先是一只眼闭上又睁开，半睁半闭，颤，闪，不一会儿另

2014.10.05

北京美术馆东街

其实没有所谓的“北京”，没有亘古不变的帝都，“北京”从来是个不稳定的概念，瞬息万变，捉摸不定，北京一直在建设中，京城的美也来自万物的无常。

——陈惜惜



一边的一只眼也开始重复……

第一次没有难过，只有不安，因为立刻想到另一只鸟。这一次没有不安而是难过，某种真正的东西觉醒了……又赶快打开盒子，看到自己原来的鸟，又有了一丝高兴，因为这只鸟仍只是一只眼闭着，另一只眼还睁得



圆圆的，于是再次换回……但是很快，又开始颤，闪——不用思考，这已是明白无误的死亡征兆。我哭了，非常委屈，我甚至看到自己哭的样子——嘴慢慢撇着。

事实上，哭是一种祈求，即使没人也好像旁边有人，我祈求鸟的眼睛别再闭上，求它了，“别闭上，为什么要闭上，”我看到我把鸟放在了嘴边，嘴对嘴对鸟说。它还是闭上了，闭上了还在颤！

我把鸟放到盒子里，它勉强站了一会儿，倾斜，站不住，有一刻又睁开了眼，但再闭上时一下子躺下，两腿慢慢伸直。

两只鸟都死了，整整齐齐躺着。

非常悲伤！且不可知，不可思议。

四岁，我目睹了死亡的全过程，看到了每一个细节，一点点变化。整个过程充满了不安、悲伤、委屈、无助，却又什么

也说不出，唯有抽泣。特别是换过来之后依然丧失，让有些东西太无明了，黑色，不可知。有人说孩子没有自我，因此也没有悲伤、自怜性的心理学意义的记忆，我不能同意。可以说没有欢乐的记忆，但悲伤是有的，还有同情，还有自怜，还有无助。事实上无论多小的孩子，心里都埋藏着一切，